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二

自是生潛心學藝。僧亦盡出其所學以教之，自吐納練氣，以至於探丸鳴鏑，飛簷走壁，殫心教之。惟主僧每夜半，起燒香，輒於空階落月中，倏忽見倩影一人，匍伏於碧草之茵，叩頭不已，即而視之，則冉冉而沒，十數夜皆然，生意頗心動，僧枯木死灰，旋起旋滅，夷然不以為意也。詎第十六夜而法生奇異之事，斜月初上暑風乍來。半壁花陰，一簾草色，空山松子落，幽人應未眠，正蕭時三更之情況也。主僧衣袈裟，曳蒲履。拈香一炷，從迴廊之西邊，拾級上高墩，是間有大鍾。意將敲鐘以驚夢，此主僧午夜之常課。每夕皆然也，詎手執木杵，攘臂以敲之，堂答一聲說時遲那時快，彼巨鍾之中心點，乃有飛如蝙蝠，集於主僧之胸部，主僧殊慧覺，輕輕以袖之拂之，如拂塵為，而蝙蝠影兒，已囂然失聲，顛踣五丈之外。然猶僕而起，起而飛，再接再厲，猛撲主僧，出匕首，勢將飛去主僧之頭顱，主僧以敲鐘之杵，隨手格之，縱鏗一聲，匕首墜階下，此月光一亮，主僧舒其怪，自知飛者非蝙蝠，而為亭亭倩影之女郎，心大詫，默念女郎斗膽乃敢犯老僧，正思懲創之，豈知月形花陰中。翹首望梵王宮，似有乾葉走瓦聲飄然而墜下。此乾葉者，迎風而颺，與蝙蝠倩影，滾為為氣，糾纏如飛鳥打架，煞是可觀。主僧以指作劍，遙向而叱止之。平地間倏現兩人，其後之一人，卻為英姿爽颯之少年，其當先一人即為詭容閃爍之少女，少年擒少女撲之於階前，舉其足，蹴其背，少女禁伏，但宛轉哀號，顛聲求速死。少年向僧合什曰：「賊女無禮，已為師擒之矣。」主僧笑曰：「汝非鄭某之同捨生耶？老僧僅一會面，殊未暢領清談，勿疑四外人孤高紀物也，雖然，汝亦勞苦，十數夕相從，匍伏階下，磕首不已，意汝必有隱史，究胡為者。」少年對曰：「下走之仰慕上人，熱誠與吾友相等，乃上人許吾友，廁之於弟子之列，而獨令下走向隅，此則死不瞑目者，故匍伏膜拜，以冀師之矜全或邀齒錄也。」主僧未置答，研鞫阿女，謂老僧擊處，曾何開罪於閨流。故乃惡作劇，少女憤然曰：「曾戕吾父，大仇不共戴天，儂是以殺僧，借夫天不相儂，一擊不中，命也。復何言。」主僧微詫曰：「噫，老僧乃戕殺汝父。」此作說者，蒿目視之，目炯炯，如碧燐，今常敘老僧之小史矣。老值目遠東亡命，過山東，東帥博科爾濟滿酋之健將也，天下初定明季亡命，多走山東十八站，博氏希風承旨，違博黨人潭影至泰安，夜入店博氏命捕頭蔡某，固尊為保鏢，而深通術者，命之刺潭影，潭影卒免脫。蔡覆命，博師大忿，謂其通黨錮手足，嗾衛隊十人，用金瓜鎚以搗殺之，但蔡有愛女，劍術強於乃父，博師忌之，乃詭言蔡為賊殺，女未之察遽信，自是漂流江湖覓取殺其父之和尚，不圖於南京蕭寺得之，是夕著夜行裝，預伏於巨鍾之裡。身輕如蝙蝠。猝起而圍僧。初不意僧之為勁也。既被擒。僧問曰，乃硬指僧為仇敵，僧霽顏告之曰：「小妮子，若誤矣。泰安旅店之夜，若父奉滿洲博師之命令，前來殺餘，餘遜避之，實未傷汝父之毫髮，而博師即以是罪之，謂為縱餘，嗾使衛士，以金瓜鎚搗殺若父，若殆在夢中，嗟夫，殺若父者，滿洲史也，非出家人也。餘雖免脫，餘仍得往來濟南，調查茲事之真相。彼滿虜鷹犬終無如何，虎史畏汝尚存，汝又嫻劍術，故忌汝而欺汝，移禍於餘，餘為出家人，神佛在前，不敢誑語者誤矣，乃指鹿為馬也。」少女至是恍然，如夢初覺，遂投地而拜曰：「少女子無知，誤干法座，今始知殺父大仇，乃在彼而不在此，願師赦吾曹，亦願餘於弟子之列，庶學藝少進，出而蘭虎吏一為吾父伸冤二為吾師復仇，師必許我，我當滴血以明志。」言未畢納指於櫻桃吻中，厲然一聲，春蔥之指墜於襟上，鮮血滲下，少年急救之，已能及矣，潭影亦為惻然，探囊出藥末，命少年為敷之。女郎於月光之鱗，潛窺少年，衛玠丰姿，潘安情韻，目灼灼注射之，或忘其身受之痛苦，潭影自是並蓄兼收，課三人為弟子，三人亦深相結納，矢誓為異姓骨肉，鄭生居長，少年次之，女郎又次之，融融若兄妹然。鄭生某日起床中，以手納履，忽拾得一稀奇物事，咄咄此何物此何物？則一妙麗嬌妍之女相片也。但女相之裝束至奇不中不西，不蒙不藏，頭戴鳳鳥冠，插以雉羽，肩頂有霞皮，如鳳翼然，袒其胸，玉色瑩然，隱隱露乳，身披軟甲，如蝴蝶雙翅，五彩翻騰，袖甚短，是呈兩臂，圓勻如雪藕，而春蔥之指，稍長無節，掌心作胭之色，左手似拈雉羽尾，右手似拔僮籥箭，美人之背，乃貫小雕弓，下部穿銀紅脂戰裙，腳著蠻靴，配景為四面崇山，山花落紅成陣。不辨是桃是杏，意此山非中原地點。此女亦非中原種族。然面妖容豔姿，大類太古時代之后妃公主，葦庵覽一過手不適釋而美人之橫渡媚眼，似貫注流射於葦庵，影裡真真，呼之欲出，此時忽有感覺，覺美人面部思從何處見來，正冥想間而少年已掀簾入，見狀色變趨而奪之，鄭生把益，且擎高其相片，止之曰君勿爾，否者，撕作蛺蝶兒，雪片亂飛矣。少年大懊喪，屏退於室隅，麻怨曰：「君太無賴，殊乏道德心，天下安有乘人不在，而竊窺人之陰私者。」生急辨曰：「殊非，忒冤枉，是物也，君殆遺於地上，而我於無意拾得之，此與發人秘密者，絕對不同。」既而視其相片，復視牆隅之少年，恍然悟，嗤然笑曰：「噫，是矣此殆君。」少年亟駁之曰：「否，君勿誤會，若固女郎也。」生益調之曰：「安知君非釵而弁者？君之氣宇誠丈夫，君之丰韻抑有時而酷肖女郎，餘固疑君尤豔於女郎，噫，是矣！」少年默不答既而泣然欲泣曰：「分屬知交，乃欺人若此，我自悔盲目。識此輕薄兒，倉猝相煎，一何太急？君請自肆，僕從此逝矣。」生躍起，遮道以留之，雙手奉繳其相片，百般謝過，至於長跪叩頭，聊當負荆請罪。少年始恕之。此心終不怡。生絮絮問曰：「嬌嬌小影，畢竟是何人？君必告我。」少年佯笑曰：「我告君。君當為我隱復，此非他人，餘之女兄之小影也。」生復注視自語曰：「良然良然，君秀面彼腴。君莊嚴彼活潑。細心校對，究竟不同。雖然天下同懷姊妹，其酷肖如孿生者，殆什之八九也。」少年如響斯應曰：「君真聰明，餘正與妹孿生。一男一女。餘堂上二老，誕餘姊弟之日，適出獲雙煎，亦一牝一牡一用是誌慶，吾姊亦喜作男裝，今年漸於又復嬌滴滴，作女兒風貌矣。」生至惘然半晌，偷看此女小影，悠悠若有會心，忽問曰：「此等女裝，僕誠井底蛙，生平未之見。此何裝也？」少年赦然曰：「吾實告君，君家世固滇南之苗人種族也。吾父忝充土司，自古食米之地，厥為瓊花山，居萬山中，與紅塵隔絕，君他日遭逢亂世。或遇不得志時不以異族為嫌，入山訪舊，家君好客，當掃徑歡迎，或者世外桃源，尚有義士息鞭之城也。」生聽訖，灑然動容曰：「謝君厚愛我。謹志之弗敢忘。但有一言，君固未以姓名相也。」少年曰：「此當見諒，僕早已言之矣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此自關於僕之秘密，非敢以不肖待君，斬其名而不知告也。」生曰：「運逢陽九，地棘天荊，韜晦日全，賢者不免，實則我師徒四人皆遁世避禍一流，姓氏裡居輾胡能為他人道，惟荷蒙不棄，雞黍之約，矢以他年，試思我萬里尋君而不得君之姓氏，我對誰訪又將誰依者？」少年百忙中，初不意其盤問及此，亦為之輾然失笑曰：「君言良是，但君異日過我，我給君以信物，當通行無礙。」言至此，背人欲解帶，以檢出其藏身之物事。簾兒一颺，有倩影婷婷翩然而入，伊何人？伊何人？則即昨宵行刺老僧之女子也。今則釋怨為恩。女隱娘，變作賢師妹矣。女郎入，底音含笑，拜葦庵復拜少年，而手中纖指卻著一朵雪瓣之花兒置於鼻，微嗅之，憨笑不可止，少年調之曰：「師妹劍法大佳，我當拜倒裙下。」女郎嗔以妙目，罵之曰：「君戲我，我苟劍術佳者。胡致為君擒，君獎我，不啻自炫其幟。榜之曰第一然耶？」言次秋波斜瞬，關著少年郎，似且怒且戀。而頓觸其恩怨無端者，少年遜謝之，於無意中瞥及胭脂掌中之綠蓓蕾，女郎笑容可掬曰：「我謁師。手拈夜合花，師輸我曰：『汝來大佳，我為汝錫佳名，汝當以花自名其名曰夜合花，或簡舉其詞，曰夜合，自後汝師兄妹，為數三人，鄭生居長，汝二人以兄事之，少年居次。汝又以兄事之，彼二稱汝為妹。或名汝以夜合花。須知出吾門者，皆有雁行。不能紊詔穆。汝名夜合，異日當有一段夜合故事，此天機事。汝誰認之。』餘聆師言曰：『喜躍不可名狀，姑走告兩師兄。』雖然，師兄等固杜門密語，儂真無狀，乃掀簾徑入，兄等能恕我乎？」葦庵笑慰之曰：「吾人既分屬兄妹繁文褥節，亟當刪除之，要亦無所謂秘語，妹言過矣。」著者今當改口，亦稱無名女郎曰夜合花，以歸簡便，夜合花瞥睹少年之手中，乃有女裝小影，色驟變，疾而起，如小鳥張翼，趨而奪之。少年已覺，籠袖中，斬弗與，夜合花乃撒嬌癡曰：「二哥欺我，區區一小影，尚不與我，胡名為兄妹，此非密談而何？」葦庵從中調解曰：「二弟可與之，小影為若姊，彼則嬌小玲瓏之弱妹也。若妹即彼姊，天其安有長姊之影，而不可以見幼妹者。」其與之便，夜合花方始釋然。知小影為其姊，則更無第二之女郎，可以捲入吾人之界線。少年無奈，姑與之一覽。夜合花凝眸審睇。幾透視其紙背，忽問曰：「此姊妹，胡逼尚二哥。妹與姊同是閨流，胡彼落落有英氣。我有日得逢姊面，我當發婢媵之禮見之。我奔走江湖間，從未見有巾幗英雄，如姊姊之異表者。」少年匿笑曰：「既雲姊妹。妹他

日見之，亦修姊妹相見禮，如是而止。胡自貶，乃退居於妾媵。此何因者？」夜合花頹愁無狀。笑曰：「我固不自知之。為生性奇妒。天下女郎，有貌美於我，技優於我，我不能屈服之，必當崇拜之也，此我之特性。今我欲有所問。問兩位哥哥，適問促膝談心。與二哥之背人解帶，似將檢尋物事。此何為者？能剖心相告乎。」少年慨然曰：「雲胡不能，妹即不垂詢，我亦將奉告。蓋同生亂世，一旦飄風暴雨，鴻雁或且分飛，飛到天盡頭，萬一碧翁憐。會常紅塵再故見。此安可無先時之囑咐者。」言至此，解帶出兩玉印。長半寸，廣三分：一為漢玉雕成，一為綠玉琢女，皆月古篆字。曰瓊花洞主，縮以金圈，絡以絲縷，一贈之於蓑庵，一贈之於夜合花，用為他年之表記。二人敬謹愛之。自是三人同師事潭影。

光陰好駛，日月不居，轉眼又明年五月。三人學擊劍技藝。以及吐納練氣飛簷走壁之絕技。靡所不能。忽一夜，少年感冒，中夜發熱，不醒人事。蓑庵與夜合花。更番護特之，迨少年新瘥。尚未起動如常，忽於一夕亡去，二人大驚異。四處蹤跡之，渺不可得。同時主僧潭影，也失所在。同時忽於板壁，發見一紙條兒，似以花針刺之。審其文，約有數十字。略曰：「風塵邂逅，具有前緣。大哥英偉大過，蛟龍得雲雨。終非池中物，惜僕有非常事故。立當啟行，不及而辭，至為歉仄。吃轉與妹妹知之（按指夜合花）人生何處不相逢。倘異日壯志頓酬，前緣未盡。則天涯握手，會當有期。弟去矣。哥與妹，幸自愛云云。」蓑庵滴瀝淚下，以手拊髀曰：「弟乎。不辭徑，行忍心若此。」起視夜合花，盡已俯伏書窗，嗚咽不能自止。從而慰之。則茹淚再拜曰：「二哥自昔行藏。至為幽秘，然其人必有不可告人之隱。大抵內悲身世，外痛國家，千古傷心人，別有懷抱。然而時方亂世，山河梗阻。彼之去也。必由間道，繞出長江。由長江上駛，直抵湖南四川。跋涉萬山中，以達滇南邊境。嗟夫，翩翩裙履。渺渺關津。虎吏狼官，險機四伏。二哥其何以堪之者，我今請命於大哥，意將趕上前途，無論艱險如何。必長尋得二哥。方才罷手，否則茫茫人海，恐無相見期矣。」蓑庵淒然曰：「妹妹，汝顧念二哥，固見手足情。然何以處大哥者，蓋亦同留此地。徐徐打聽二哥之消息。餘必助汝進行，苟妹從餘言，餘不孤零，妹毋遠涉。且救我數人之性命者。尚有老大白頭之師傅，尋哥緊要，尋師亦緊要。妹意謂如何也。」應之曰：「大哥言良是。惟師傅與二哥。均於一夜失蹤。其同路相約與否。初不可知。要之尋得哥哥。或當知師傅的所在。尋得師傅，或並審二哥之所在。至雲大哥方面，與二哥大同得，大哥居留此地，賓中之主也。進而歷中原，入幽燕。譬如鷹蟠大野，天空地闊。任大哥之所之，即不幸而返棹珠江。先人敝廬，依然還在。退可以有守，進可以為，綽綽然固有餘裕也。二哥一身，殆如匏寄。邦裡姓字，尚不能舉以告人，其踽踽之涼，亦可以概見。此妹妹之所以置此而尋彼者。非有所輕重於其間，急者急之，緩者緩之，情理勢固應爾也。」蓑庵懇之曰：「妹妹，夫豈不能兄妹成行。同達此千里尋人之目的者，而胡以隻身遠去為。」夜合花默默不答，被其義人心坎。蓋別有深心矣。嗟夫，古來美人，雅愛英雄。夤夜相奔，豈特藥師紅拂為然哉，蓋以無名之女郎，而戀此無名之英雄。惺惺惜惺惺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抑知此無名英雄者，身似浮萍。心如槁木，女郎戀之。彼未嘗受女郎之戀也。個中隱曲，惟少年自知之。亦惟少年自悼之耳。雖然，女郎未嘗不愛蓑庵也，特以其愛蓑庵，不敵其愛少年之深且摯。少年去，女郎追，此一幕彷彿追夫之豔劇，遂不得不開場矣。

蓑庵晨興與童報之曰：「姑娘於天未明時，駿馬一鞭，向某山坡出發矣。」蓑庵為之駭然，鬱鬱不怡，至於旬日，念居留南京，終非久計，比日以來，師徒分手。弟妹睽離，蕭寺孤棲，亦復有何樂趣，決計返廣東，省親墓，兼訪國變以後諸親友；執手訊讞，相逢如隔世，其時有順德縣橘柚村逸民姓何者，字不借，兄弟二人，皆明季諸生。豪俠好客，會鼎革，抗不仕。陰與長江中原諸遺佚，如顧亭林，魏叔子，吳次尾，侯朝宗輩，深相結納，書札往來。以反清復明為職志。又與嶺南諸君子，若張家鏞、陳獨麓、陳子壯、黎美洲等，秘密會議，首倡革命軍。省會不可居，而滿擄疆臣，習新朝鷹犬。日羅織黨人之罪狀，興文字獄，大開殺界。陳獨麓乃秘約諸人，中赴龍山之觀音岩。建草堂，撼偉畫。蓑庵奔走是間，革檄馳箋，半出其手筆。嗣以龍山與南海鶴山諸邑相連，耳目眾多，危險殊甚。乃移會議於橘村，橘村一名羊額鄉。地似桃源，鄉以外有下戶村農，四週環衛。鄉之中心點，有曠場曰紅梅後洞。方塘五里，水濱籬落。築三五漁莊蟹舍。更種百十本珠砂梅，每冬令盛開。登高一望，如緋衣仙女，整隊聯翩，從天下降，而琉璃世界中，則有無量之航麟書生。悲歌屠狗，暮夜出沒其間。伊何人，則何不借先生。方與黨人籌軍國大計也。此有美如冠玉之少年，手一蠟色小丸，出利刃，剖而開之。眾方愕然視，蓋爾時桂王駐端州，芳草創小朝廷，而廣州方面，滿猶率海艦追至，形勢甚陰惡。蓑庵為端州人，端州某督師陰與廣州黨人，互通聲氣。乃以蠟丸告急，求教於蓑庵，使蓑庵激勸諸義士。特起蒼頭軍，以拊滿酋之背。蓑庵發蠟丸，下其事於議場，有議走虎門，由東莞起義師。沿增城龍門花縣，以抵清遠折入肇慶為聲援者；有議間道走三羅，赴廣西桂林，求救於瞿式耜張同敞者。有議運動廣州原有諸軍，一夜反正殲滿酋即出援肇慶者，眾論紛紜，莫衷壹是。蓑庵獨毅然請行，擬改裝入省會。效張良射浪沙故事，狙擊滿酋又一面聳動故家臣室，出巨餉，濟肇慶。並陰結在野某提督某鎮使，召集舊部，星夜起義師，越佛山，以阻滿酋之追擊，建議甚偉。諸義士咸壯之，蓑庵五鼓起行。由紅梅後洞之小溪，掉扁舟，出黃達大海。

是夜狂風陡作，暴雨滂沱，友人白衣冠送之，海上陸船，鼓聲擊擊。東方現魚肚白色，蓑庵灑泣登舟，比及省會。一疑舟，有滿洲兵四人。起於蓬笠中，高舉一沙囊。囊於生之首，捕之而去。噫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忠良被係，千古心傷。蓋生在龍山會議時，已有奸細潛尾其後。凡生所為文屬稿，投於故紙簍中者，一一檢拾之，匯而送於滿酋。酋命間諜，沿路偵緝之，至省河登岸，一舉成擒。生擾手探彈丸，逼迫兩聲，打落滿兵之四耳，蓋四兵方魚貫而行，牽扯蓑庵。裡之以入笠也，卒以首既入笠。雖有神技萬之能逞，日將夕矣，錮於獄中。獄為羅剎地府之變相，乃滿酋鷹犬特設以待黨人者，生既入牢，身受錢窗風味。彼橘村諸義士，概未之知也。不三日，而搜捕餘黨之滿酋命令，飛至於橘村之紅梅後洞矣，惡探之告密於滿酋也。順德之橘村，其人皆野蠻而犷悍。中有義士喚使之，振臂一呼，四鄉響應，棠城堡架槍炮，人人頭顱。皆挾有排滿復明之思想，是非全學剿洗之不為功。滿酋先入為主。飛調滿洲綠管，凡三千人，由廣州發動，浩浩蕩蕩，飛奔順德而來，其時天下初定。滿酋患五嶺以南，鞭長莫及。肇慶方面，既為朱明遺孽所播遷。自不得不剷草除根，以期一勞永逸。但大兵南下，盛開發戒又一面暗派巡使，微服出京，兵程蒞粵，一以巡查逆黨，一以收拾人心，藉為剿撫兼施之計。內中有某中丞者，不貳臣傳中人也，惟其意存寬大，又與何氏不借兄弟，雅有文字香火緣。何族凡五千人，聞大兵不日洗村，鬼哭神號，悲聲動天地。不借氏夜兼中丞，屏人密談。至漏四鼓始出，其翌日中丞偕提督某。乘坐數十號兵船，順流而下，刀槍耀日，旌旂蔽空。抵烏洲鄉疊石滘，即為橘村之背面。陰遣前嗅，探該村舉動。哨報曰：「村無舉動，是間多養蠶種桑，縲絲剝繭。」比戶聞軋軋機聲也。中丞佯不信顧提督。蹙額曰：「探哨皆本地人，恐不可信。」提督亦虎虎盛曰：「公言良是。非躬親勘驗不可。」乃登岸，與中丞並轡，從疊石滘銜枝疾走，直入橘村。惟時夕陽西斜，炊煙四起，平原草綠。古陌桑青，農人荷笠而於田，婦子攜筐而適野，倏見兵龍植鋤而立。略無懼色，施亦俯首耕耘。各事其所事，比深入村場。清風徐來，新月初上。一路街頭巷尾，除織機軋軋聲，餘則讀書彈琴聲，無所謂築城堡槍炮，為反清復明之轟天舉動也，也丞動色曰：此武武城弦歌，非互鄉惡俗也，百聞不如親見。公以為何如？提督唯唯。彼雖為滿酋鷹犬，固挾一殺樣而來。然事實具在，莫能姓練周內「人聲」慎然而去，不借遂資送諸名士，入山避地，韜光息影。以待天下之澄清。被則兄弟二人。築廬於水濱林下，以諸生殉國。拷其廬曰不去廬，世之比之首陽偕隱，蘧廬故址，迄今尚存也。中丞於四更三點，乘官船數十號，始抵白鶴潭。提督先登岸，叩南門入城，稟覆滿酋。而中丞獨坐艙中，艙有紅幔帳，燃紅燭，治軍書，倍極方假寐，水泛鳴官鼓。擊擊報五下矣。瞿然醒，左右顧。燭光被風動，慘澹如綠瑩，瞥見案上筆筒。飄然發現一小紙。拂如雛形之雞，則大驚，抽而看之。咄咄，斯紙也，乃以花針刺於筆竿上，燦然為硃筆。大書曰：「端州名士鄭蓑庵才苦學，文譽盛於嶺南。勿遭當道扣留，疑為勝朝黨。擾士林與大獄。橘村前事，公見之矣。鄭生解奇，得無類此。書生落拓。悲歌負氣則有之。叛逆稱兵殊未必也。公為滿酋爪牙，助紂為虐，理當殺公。第念公較彼輩，尚有良心。鄭生前途，非公莫救，幸速圖之。否則嶺南多義士。我能赦公，他人弗克諒公也。」下署問二字。筆墨殊草草。但挾飛舞勢。中丞閱訖。毛骨悚然曰：「念官舫泊中流。衛士千百人，環列如銅牆鐵壁，刺客胡能入。噫，入者自入矣。距今半點鐘前。彼空空兒。竟立我之咫尺間矣。我之性命，寧不懸念彼手。」思至此，額之汗滂沱下。

繼念鄭生被逮。常局得其文檄。鐵證具在，事關鼓眾謀叛。誅夷九族，不足蔽辜，我雖為之援手。我固無職守之星使也。胡能與某王某督抗？念及此，僕於床。閉目尋思，卒不得善策。勿憶去歲南遊。過南京某蕭寺，見旋壁題詩曰：「野色蒼茫樹色微。秋風又見雁南飛，浮沉天地身空老。蕭瑟江湖人未歸，大澤龍蛇看滾滾。深山猿鶴故依依。綺羅漫羨當途客，平揖公卿要布衣。」詩筆雄奇，有傲睨王侯之概，此人非前朝遺佚，即在野英豪，讀罷為之神往，後函問嶺南諸君子。知為端州鄭蕤庵手筆。以是默志其為人，又德過金閨門粉壁，亦題七律一章。署其名曰鄭公荷笠鉤叟，吟哦詩中語，簡直與前作無異。餘又暗記之，文字因緣，至為怪特，其詩曰：「群山繚繞大江流，風景遙從異地幽，廿載萍蹤慚慙樣，一春花事懶登樓，乾坤逆旅寄，湖海虛名我漫求，喚起詩魂鑄金石，不妨吟興動滄文。」詩有霸才，似於前代之邵堯夫陳同玉一流，彷彿相似，酋嗟夫！名士坎坷，遭逢亂世，如鄭生者其遇固可悲，其情尤可憫，我為天地愛才故，必當營救之。翌晨，便衣單騎，入城見某王，即前文所混稱曰滿瑩者是也。

王年老，且驕蹇，乘輿服物，宮室妻妾，奢侈擬於帝王，聞府佗城，建旄珠海。其他姑勿論，即以轅門前之巨量石獅，高可二丈許，廣可七尺，闊如和闐白玉，係從端山七星岩裡發掘天然巨石，詔名匠，搭高架，精鑲之得石獅兩對，一賽送於滇南吳平西王，一自用之，其間人刀轉運，金錢破耗在在足以驚人。議者方之羅馬教皇之古宮，以寶石結構而成，黃者黃如粟，白者白如玉。綠者綠如翡翠。紅者紅如玫瑰，其寶石及棟材，亦從非洲數萬里外，營運而至蓋天生梟雄怪杰，其僭侈無道，有如此者，王駐節廣州，總督巡撫提鎮之下。概不接見。人有羅織黨獄者。不輕裁判官，不取口供旁證僅付其子，其以私刑拷問數語，稍忤意，命以銅錘碎其首，首如首南瓜形。子某驕倨慘酷，逾於乃父有時亦不暇拷問，徑以黨人付諸長史。長史皆探險小人，從羅剎鬼國之牛頭馬面者，轉輪而出世以奔走於權門貴邸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嗜殊之性，主僕如出一轍，往往捕一所謂逆黨，乘天將暴雨，推之六脈渠中，使厭溺漂流以死。基於以上之敘跡，鄭生不幸而罹黨籍。又馳檄為文，皆出一人手筆。此種時賊現獲之革命犯，不消稟聞王府，一廣州都守武弁，已足族滅之而有餘，何物中丞，真於天曉放時門，直抵王府，投刺請見，閩者呵之曰：「你是甚麼人，逼有此斗膽丞，今何在，曙星未稀，旭日初上，乃如冒失鬼，走謁王爺耶，汝亟去，否則挖汝膽。」中丞亦頗有風骨，雖臨以王之豪僕，都不稍畏怯。抗聲曰：「餘固中朝特簡之欽使也，若安敢無禮？」三閩者益呵之，爭論甚劇烈，聲聞於內邸，某王急便衣趨出，拱手謝無狀，顧左右，執閩者命責軍棍五十。握中丞手，延之入內，屏人密話良久，親送之出大門。是日午正三刻，提刑按察使署，奉某王手諭，著開釋鄭生並以禮敦請來轅有說話交帶云云，廣州人士聞之莫不動色相詫，豈某王嗜殺，殺人如螻蟻，胡獨於鄭生赦之，乃前倨而後恭也，著若今當補述某王之遇刺客，鈴轅月朗，玉帳風清瓶花吐香，壁鍾動響，當當報二下矣，粵秀山麓之某梵宮，枕柳樹巔。瞥有一黑影兒，似烏猿之倒掛，抱樹身而下。亟躍於短垣，超於海龍王廟之綠瓦，至瓦之盡處，飛跨於對面巍樓，牆過越屋過屋，而小巷，而通衢，而達於壯麗森嚴之巨邸。巨邸非他，即赫赫平南王之建牙開府也。黑影往來倏忽，如秋葉卷瓦，如蝙蝠繞梁，淅滴一聲，已飄墮於王府花園。王府警衛森嚴，所巡邏達旦者，皆當日皮島相從之壯士，羽流劍客，所在多有，以且為心腹牙爪。因授以護兵之職，花園空中，盛張鐵網，四條金鈴之周牽一髮而全身皆動，瑯瑯如報汛之警鐘。另蓄巨敖十頭，為吳平西王送自滇中者，以滇之萬山多狗，狗巨者為敖，高可五尺，巨可尺許，其眼綠，其毛漆，其舌五色斑斕，暮夜遇生人。或無術以馴之，野嗥然聲，群犬皆至，銜其人之首，撕其人之身，嚼骨吮血，須臾變為肉糜。此王府之警衛嚴嚴，而犯夜宵人所未敢越雷池一步者也，不圖花園之黑影，或騰於空、或穿於樹、遇有鐵網，出小指琢之，應時而裂，惟其指之用力，至有分寸，能裂鐵網之質而上，絕不震動及觸及十萬金鈴，剛剛飛至某假山，山有洞，後月光中窺之有物如磷火，綠色熒然，其氣咻咻然，似將發威，而出洞，黑影方而，霎時出一鞭桿，當風作勢，閃閃有異光。直以鞭指之，指洞中怪物，綠光頓斂，噤京不敢發聲，咄咄！此綠光者，巨之瞳子也。黑影者，夜行之刺客也，刺客所持鞭竿，則彼人秘制之魔王鞭。蓋以獅膽虎血塗之，傳以毒藥，加以咒語，用能制諸般猛獸者，中一犬被制，眾犬無能為，遂如人無人之境。王所寢處略如皇帝之便殿。中分五楹，楹有石牆，厚可二三尺。鎖以鐵柵，柵之內，門之外，有番兵十人守之，皆北部之土耳其阿拉伯人，橋捷善戰，亦從皮島所挈以南行者，蠻兵亦有魔術，每日之午，王就寢乃施行咒術。敕市五雷神於要路，誤入者，轟然如中地雷，揚骨飛灰以死。刺客耳夜至靈，道力亦至不弱。州持大藏秘咒，能降伏五雷神。同時把番兵十人，個個如中催眠，靠於壁，伏於地，昏沉沉不醒人事。客出一物事，如鋼筆，始以鐵水精鍛鍊而成，筆所划處，鐵屑如粉落。辟成圓圈形，鑽其首以入。雖然，內戶堅閉，未易作排闥將軍也，客於是戟指邁步向空作法，風呼呼而鳴，無何，重門洞開，深入無人之境，經第一楹華屋，古董珍玩，璘璘耀目，光怪陸離，迥非人間所有，客不暇流覽，轉入第二楹，忽而燈光明大，按此時尚未有電煤汽燈，皆以古銅或精金製成，或如雁足。或如鳳爪。或如葵花形，燃以紅蠟，異樣光妍。說是遲，那是快，忽於萬燈如雪中，有一人踢起湘簾，打著斤斗形，滾亦風車而出，卓立於牡丹紅氈上。客視之，則美貌嬌妍之戎裝女子也。女女仗劍，欲先發制人，舞動寒芒，險些兒砍落刺客之腦袋。客眼利，退一步，疾喝之曰：「止！我在此，休得無禮。」女子凝目而視之，且驚且喜，幾失聲而呼。客搖其手，禁使勿聲，附耳十數言。女子會意，乃分頭入內。客穿復室，不期而至一廣庭。庭有後角門，推其門，呀然辟，見一樓梯，遍釘狐狸皮舉步舞聲。梯之形，如旋螺。躡足而上，上至第五層，則潔淨莊嚴之眷室也。四壁張掛羅漢畫，中有紗廚，供一尊觀音，係宋代福窠之珍品也。側室有小結構，流蘇蕙帳，蘭麝微聞，香喘微聞，與壁鍾相酬唱。客至此，頗迷惘。停息半響，揭其帳以視之，則一龍章風姿之半老佳人也。鸞具下體，厥狀如銀蝦，面向裡廂，卷著黃綾鳳被。此時剛轉側，忽翻身而向外。客看婦人年事，大約有四十光景，當為某王之繼室，或其側妃。殆飽閱繁華，美人遲暮，乃遁佛而入玄關者。然其人必仍為王所愛，而敬禮不少衰者，否則居處宮室，胡能貴倨若是？於是袖出匕首，寒芒閃閃，欲直刺其腦部。繼念此婦無罪，罪在滿首。且婦能事佛。尚有一點長心。姑赦之。趨於文具之案。疾書小紙。審訖。拔婦人頭上之風釵。刺其紙，仍為之戴於雲鬢，順且笑，低聲自語曰：「賊婆娘，莫便宜了你。」呼的一聲，越窗而遁。卻說戎裝之女郎，分頭入內。至第三楹。亦推門而入，舉首一望，室以內，光騰騰，皆珠光貝氣。中有金碧文鸞之帳。帳半開，內容畢現。女郎遽掩口，羞赧不可名狀。咄咄！此並而睡者，一為垂耄梟雄之某王，一為盈盈十五之雛姬也。姬之上體，著杏黃宮紗，刺繡小麼鳳，綴以珠寶，妖豔殊常。王御金黃色秋羅色汗衣，燦然繡龍團，咄彼滿首。燕處衣裳，隱隱以帝王自命。王以一手搭雛姬之頸，貼其背，亦曲身而臥。其下半截，以織金夾綾被蓋之，個裡春光，非同夢者不能領略。著者不文，但合掌念佛曰：「污我筆頭，罪過罪過而已。」女郎冷笑，自言曰：「你這個神奸大慝，為虎作倀，中原人士，爭欲割刃於汝腹中。汝今死，仰喚矣。但我偏不汝殺，留汝禍種，為他日滅族地。不如是，不足以懲創汝。且我今有事在身，將營救一人，此一入之性命，懸於汝手，特留汝命，非惜汝，實為彼計。投鼠投器，不得已也。」言至此，頓足一跳，那對金碧鳳頭鞋，旋舞於牡丹紅氈上。立出匕首，藐小如彈丸。張而繞於室中，光芒如閃電。此匕首者，乃知人意，倏忽如燕子穿帷。旋磨於一對可憐蟲間，良久，飛出帳外，瞥不然不見。蓋女郎神於劍術，能發能收。此匕首兒，仍退入於繡囊中。女子覓案頭，得一貯胭脂水之玉瓶，蘸指兵中，騰身向扮壁，大書數語，草草如龍蛇，轉一個花身，低首掠湘簾而出。